

如蓝蝶，默默相互守候着的精灵，原来，幸福就是这么简单……
I just wish someday and somehow, We can be back together, Together we'll stay, Always and forever.

童非非 著

我要我们「在一起」

终结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247.57

213

以，是永远在一起
著 郁不说……

我们「在一起」

终结



痛苦是用记忆将幸福延长的部分。

나는 같은 장소에서 저희를 위하여
I hope we stay together

楔子

5-7

第一章 上海，四月

9-37

第二章 溢出的光

39-99

第三章 The Palette

101-163

第四章 白流苏

165-205

第五章 时光尽头

207-251



나는 같은 장소에서 저희를 원한다.

楔子

如梦幻般的时光，

正经过，

执着者的梦想，

曾在此停留。

若不弃，就不远。

Jean 在漱洗室镜子前慢慢抬起头，注视着镜子里面那张脸，故意留着没有剃去的胡须，在鼻子下面留下干净利落的两处，高高的鼻梁上去，停留在冷漠眉眼之间的，是一种暗示，又似乎是不容轻易冒犯警告。这张脸无可挑剔的线条里，有他不自知的放任，让整个帅气不羁的外表更加充满诱惑。

空荡荡的房子里，未关闭的水龙头任水哗哗地流着。

胸口突然一阵绞痛，让镜子前的 Jean 嘴角动了动，下意识用手捂住胸口后，有些支撑不住的身体却固执地站得更直。刚刚像望着陌生人一般的眼神渐渐低垂着，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，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神里带着懊恼，还有冷漠的悲伤。

房间里的电话如他所预料般的响了，有些突兀的声音掩盖了水流声，因为知道是谁会在这个时候打来，他才没有要去接听的意思，只是低头将整张脸都浸进水池里，然后用毛巾将

...final

脸上的水珠擦干，一直响着的电话自动跳到了录音位置上，是个女孩的声音：

“哥哥快起来啦，飞机是下午两点的，要不是一开学就有什么研讨会，我就可以和你一起去……所以哥哥一定要在研讨会结束之前回来啊，而且到了那里也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你真不接电话啊。哥……好吧，别忘了打电话。”

女孩的声音消失后，房间里重新恢复寂静。

Jean 换下身上的衣服，埋头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盒子，走到客厅的黑色旅行箱跟前。他将旅行箱里最上面的衣服和相框取出，把手里的盒子放了进去，转身提着箱子离开。

机窗外刺眼的白色让 Jean 觉得有些不适，他拉下机窗挡板后闭上眼睛，漂浮的感觉使他意识有些模糊——

灯光华丽的大厅，着西装的男人穿过人群，一直走到大厅后门。他跑着穿过花园，将车子开到街上。外面到处是庆祝圣诞节的景象，男人将车子加速，他留意着车内的液晶显示屏，为了约定的时间而赶往某个地方。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，突然从左边横扫过来的强烈光线让他惊醒过来。

像以往每次一样，Jean 带着虚汗湿透后的冰凉回到现实当中。他抬手揉了揉有些酸胀的颈部，听到空乘小姐口中“shanghai”这个词的发音。

是的，是上海。

上海……

那种身心分离的疼痛又开始缠绕着他。

나는 같은 장소에서 저회를 원한다

楔子



나는 같은 장소에서 저희를 원한다

第一章 上海，四月

用记忆温热夜晚和冬天，

流散的四月只为你存在，

也只为了你才苍老。



1

灰色台阶两边的迎春枝条上缀满了黄色的小花，从花坛里流泻下来成一簇簇，像是被谁精心整理过似的。音琪和一个女孩从图书馆大厅里走出来，耸了耸肩上的背包，怀里抱着的书和唱片没拿稳，掉了一地。两个人将地上的东西捡起，在大门旁边的长廊内坐了下来。

“你要在这里等他吗？”问音琪的女孩是去年分到学校的舞蹈老师晓彦，两人周末经常一起来图书馆。

“我自己搭公车回去。你下午做什么？要不也去我那里吧。”

“有什么好事情啊，要是旁听你给那些孩子们上课就免了。”晓彦想到前几次周末去音琪那里的经历，便没有了兴致。

...final

“春蒿糯米糕，昨天妈妈送来的。”音琪边说，边冲着晓彦神秘的笑笑。

“春蒿糯米糕？”晓彦家在武汉，她不相信上海人也会做这种蒸糕。

“你不喜欢的话，那我全拿去和他分享啦！”

“不行，给他留一份就够了。走吧，我负责榨果汁。”晓彦兴奋地说着，站起来抢过音琪手上的书，朝台阶那头跑去。

“等我。”

音琪望着晓彦的背影开心地笑着，跟在后面追了上去。

나는 같은 장소에서 저희를 원한다

■ 上海，四月

第一章



南边的窗户有一扇开着，兀自垂下来的天蓝色窗帘被风漾得一鼓一鼓的。桌上瓶子里是音琪早晨下楼买早餐时带来的一小束丁香，白色的花骨朵在忽明忽暗的光影里蓄积着一些小情绪。

沙发前的小方桌上有两个竹编的食盒，晓彦仰躺在沙发上边翻看刚从图书馆借来的唱片，边伸手去其中的一只食盒里拿糯米糕，发现食盒已经空了。她望了坐在电脑面前的音琪一眼，偷偷将另一个食盒的盖子打开，悄悄捏了一块糯米糕之后又盖上，音琪坐在电脑面前还是一动不动的样子。

“怎么了？看什么那么认真啊？”晓彦一边将音琪妈妈做的春蒿糯米糕放进嘴里，一边走到音琪身后。

...final

“晓彦，真是奇怪了……”音琪注视着屏幕上的一串数字正纳闷。

“怎么了？”晓彦将剩下的半块糯米糕全放进嘴里，端举着油乎乎的手凑近电脑显示屏幕。

音琪在网上的临时帐号里多出了5位数字。

“哇，谁这么好心把你这当成儿童援助中心啦！”看到帐号里突然出现的钱，晓彦忍不住兴奋得大叫起来。

“什么呀，也许是别人汇错了，到时候得退回去的。”音琪握住鼠标，在别的界面查找，想发现点什么。

将手洗干净后回到电脑面前的晓彦看到音琪还在发呆，终于忍不住说：“音琪，在想什么呢？钱转了吗？”

“转？没有。”音琪望着电脑屏幕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“你傻啊，这是临时支付学费的账户，即使真的是人家汇错了，每天在网上失窃的账号那么多，怎么查啊。再说……”晓彦叽叽喳喳的没停，倒是音琪愣在那里半天，突然说：“晓彦，看这个，这好象真是人家交的学费……”

“啊？”晓彦凑过去，看到屏幕上被音琪选中的一条留言：

老师，您好。我是个钢琴音乐爱好者，通过朋友的介绍找到这里。我已预交6个月学费，当是报名。在得到老师的回复后，我会将另一半学费交齐的。见到留言后，还请您尽快回复。

“6个月？哈哈，真的还当这里是全日制啊。”晓彦看了看

나는 같은 장소에서 저회를 원한다

■ 上海，四月

第一章

那个数字，有些愤愤然。

“晓彦，可能有误会，向人家说清楚就是了。”音琪说完，点了屏幕上的“回复”。

“唉，看看你冯音琪，上班大孩子，下班小孩子，一个女人，真不知道你那么拼做什么？”晓彦忍不住又打开食盒拿了一个糯米糕开始咬起来。

“是啊，要不然得和你一样改姓‘蠢’啦！”音琪说着放下鼠标，将回复的文字仔细又看一遍。

“连你也和他一样欺负我，重色轻友！你们俩干脆来个济贫行动，下次叫他也帮我建个网上舞蹈教室，我就又改姓了。”

音琪确认留言回复后，按下“Enter”键，转身笑着说：“别贫啦，没人敢说你。”

“某位姓许的先生，唉，每次都有人袒护啊。”一脸没好气的晓彦嘟着嘴，像是受委屈似的。

“别瞎说，瞧你还真生气，他那是滥用中文。好啦，吃糯米糕吧，再不吃凉了。”音琪说着站起来，往沙发边的小方桌走过来。

看到早已空了的食盒还有剩下几块的那只半开的食盒，音琪转身望着站在那里晓彦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曲晓彦同志，身为一名舞蹈从业人员，要注意体形，时刻要有保持体形的意识。知道吗？咳！咳！”

两个女孩隔着沙发站着对视几秒后，终于都忍不住而扑哧大笑起来。

...final



从湖南路一家画室上二楼，经过长长的走廊，才能看见展厅门口那幅直垂下来的大海报——“历·许正勋个人设计作品展”。展厅的面积不算大，因为格局独特，场地精心布置得别致，整个场面的气氛让人觉得舒服。展厅里一直有不少观展的人，有人进出，还有人三三两两聚集在某幅作品面前交谈。

正勋今天破例穿了深色西装，他站在靠近露台的玻璃门旁，外面的阳光透过玻璃墙射进来，一直照到他的脚边。他的两只手礼貌地在衣襟前握着，此刻身边还围着几个人，是时尚生活杂志的记者们正等着他聊一些关于私人展览的话题。虽然时间和环境会历练男人的沉稳与机敏，但即使在离开首尔校园多年后，正勋的话语里却依然免不了透露韩国人的含蓄

나는 같은 장소에서 저회를 원한다

■ 上海，四月

第一章